

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演绎微光刺破长夜的不屈

以青春表达

□刘玉琴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鲜血与生命凝就的抗争史。无论暗夜多么浓重,冰层如何坚硬,总有人用热血和豪情划破长空,刺碎坚冰,留下永恒的岁月绝响。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编剧杨硕,导演钟浩)就讲述了一个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故事。中国人对侵略者的反抗、对和平的渴望,化作历史褶皱中的星火,在舞台勃发出灿然的光亮。

该剧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名小说。小说曾以广播连播形式先后在108家广播电台播讲,拥有百万读者和几亿听众。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视剧于1984年播出,盛况空前。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名音乐剧在尊重原著基础上进行重新建构和提炼,将历史与情感创意性地投映于舞台,致敬所有在黑暗中点燃星火的人,让信仰和无畏穿过尘封的历史帷幕,与时代精神相互激荡。

剧作讲述1934年伪满统治下的哈尔滨,日伪政府一方面试图笼络民心,维护地方稳定;另一方面疯狂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及抗日力量,敌我双方进入斗智斗勇的生死相搏阶段。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是一位儒雅的教书先生,也是中共地下组织“反日救国会”的成员。随着副校长日本人玉旨一郎的到来,王一民的对敌工作陷入重重困局之中。玉旨一郎渐渐觉察了王一民的真实身份,但热爱和平的他逐渐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所感动。在波诡云谲的敌我较量中,一场关于正义与邪恶、信仰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传奇故事,在哈尔滨轮番上演。

全剧主线清晰、戏剧焦点集中,融入历史、爱情、谍战等元素,使故事曲折惊险。大幕拉开,即是1934年春天的哈尔滨,警察宪兵在街头遍布哨岗搜捕镇压反抗人士,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然而冻土之下,种子仍在挣扎,如同松花江水总有暗流涌动。王一民化身为刺客“夜幕”,刺杀了关东军大佐、伪满洲国参事官、哈尔滨维持会长等,日本鬼子高官、要员对“夜幕”已是闻风丧胆。哈尔滨警察厅开出了三万大洋的悬赏捉拿价码,由此,日本人寻找“夜幕”、抓捕“夜幕”,全城百姓想知道谁是“夜幕”的悬念迭起,舞台上疑云密布。紧张氛围下,剧作围绕几组人物关系推进叙事。阴险狡诈的伪满洲国新任参事官玉旨雄一与工商界名流、爱国人士卢运启;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演员塞上萧与满腔热血的女演员柳絮影;心狠手辣的警察厅长葛明礼与一心钻营投机的特务科特务秦德林,以及追随“夜幕”、坚守信仰的中学生罗世诚、肖光义等,不同人物之

间围绕善与恶、黑与白展开暗潮涌动的无声角逐。哈尔滨地下党与日寇的殊死斗争、日本人的凶残和抗日人士刺破坚冰、对光明的渴望,在舞台上激荡起强烈的情感风暴,传递出中国人的奋勇与不屈。

各种人物关系中,王一民与玉旨一郎的关系颇为微妙。教员王一民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新任副校长玉旨一郎是玉旨雄一的侄子,一个不同政治、讨厌战争,试图以汉学研究影响、阻止叔父,却在现实中被迫卷入斗争的日本人。玉旨一郎来到中国是遵从父亲的遗愿,想尽可能阻止叔父的侵略行径。他和玉旨雄一是亲属关系却怀着敌对情绪,他与王一民既相互靠近,又始终看不透彼此真实一面。危急关头,他被王一民的坚定勇敢所感染,多次帮其化解危机,王一民感受到玉旨一郎的正直善良,感谢他对中国人的帮助和保护,二人彼此的交集和相向而行,让他们成为特殊的朋友。然而,当关东军在江北损失了一个联队的兵力,日满俱乐部成立仪式上30多名日本军官和伪满洲国的军政要员被炸死的消息传来时,两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玉旨一郎责怪王一民泄露了消息,王一民告诉他:“如果你见过尸横遍野的战场,流淌成河的鲜血,就会明白我的坚持和信仰。”当王一民真实身份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时,已被中国人不屈的抗争精神所感染的玉旨一郎,为挡住叔父向王一民射来的子弹而身亡。至此,全剧情节和情绪走向高潮,帷幕在王一民对一郎的大声呼喊中徐徐落下。错综复杂而又深邃难解的人情世态,激烈搏杀中所隐藏的意外变故,对正义与和平的由衷向往与追崇,为作品带来同类题材深度挖掘的别致路径。友情、恋情、同学情、师生情、爱国情在剧中彼此交融,无数人的青春理想、热血澎湃与时代洪流相互交集,王一民、玉旨一郎等众多人物形象被塑造得鲜明可感。

该剧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以灵活多样的音乐和艺术手段,展现了人物的细腻情感与题旨的深刻内涵。音乐歌舞与戏剧元素有机结合,在情节吸引和演员戏剧表演推动下,音乐舞蹈和形体表演带来中西结合的叙事新景观,现代、青春,声情并茂、荡气回肠。26首原创插曲,古典、民族、流行等音乐元素并用,同时加入东北民间曲调,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各自立场,也彰显了演员不凡的演唱功力。《茫茫夜》《传奇人物》《他的目光》《无声的较量》《樱花与茶道》《爱情与信仰》《正邪之道》等唱段,以独唱、二重唱、三重唱、合唱、帮唱等多种形式,个性鲜明又风格统一地表露人物心迹、揭示环境氛围、强化戏剧冲突,音乐语汇围绕主线和主要人物,将情节和人物步步推进,形成一咏三叹的表达效果。舞台上“多功能人”的设置新颖独特,起到烘托氛围、突出节点的作用,他们既是剧中人又是旁观者,既参与叙事也会跳脱剧情,载歌载舞、贯穿首尾,丰富了音乐剧的表意空间。

该剧舞美设计厚重大气,年代感与现代意识碰撞交融,“夜幕”的隐形和造型设计,同一空间、不同阵营人们的不同心境,都被勾勒得形象细腻。剧中时空被巧妙地压缩或放大,富有写意性的背景设置和调度处理,都让冰层之下的理想信仰化作一首激情之歌,在黑夜中昂然绽放。剧作的高潮部分,卢淑娟问王一民:“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无数人,还有你,这样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王一民的回答成为全剧理想信仰的精到阐释——因为我们心中的花园太美了,那里没有奴役,没有战争,衣食无忧,人人平等,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丁香绽放,永不凋零。这是诗一样的情怀,是暗夜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向往,也是无数人不惧牺牲、前赴后继的内在情感动因。作品用当代审美诠释时代精神,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气势磅礴的舞台呈现,让一座被残酷历史和枪声撕裂的城市,留下一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记忆,凸显了一座城市的风骨,再现了一个民族的坚定信仰和一个时代的非凡气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华儿女的抗战身影已化成长永恒的精神图像。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对原著进行新开发,挖掘人物的内心波折、展示情节的跌宕起伏,将一段冰雪与热血交织的历史,进行了具有传奇性的青春化表达,使作品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尊重历史、致敬先烈创作尝试,为抗战题材经典作品的改编打开了新天地。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舞剧《雷雨》:何以舞出了一首诗?

□乔燕冰



舞剧《雷雨》剧照

刘海栋 摄

舞剧《雷雨》剧照 董天晔 摄

“讲不完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前不久,舞剧《雷雨》作为曹禺《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纪念特别版首次在京亮相,以肢体语言构筑出镌刻于中国戏剧史中的那个雷雨夜。作品以舞蹈为媒介重构的舞台文本,延续着《雷雨》作为戏剧经典的“演不尽”,也实现了属于舞剧自己的“讲不完”。而这种“讲不完”的无限性,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诗”的无限性。

诗性表达的创造与追求

曹禺曾在关于《雷雨》创作的自述中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诗性是《雷雨》文学母本的原始追求,这样的追求在对其进行跨媒介转化时能多大程度地被延续和创造?这对于舞台艺术改编创作而言,都是莫大挑战。

以肢体语言说话的舞蹈本来是最富诗性的,但舞剧创作中的舞蹈往往因为要承担叙事功能而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诗性,或者说难呈诗性。因为讲好一个故事是舞剧必须要完成的功能性表达,也确定了舞剧“剧”的逻辑根本,而舞剧“长在抒情、拙于叙事”的特性,便成了舞剧编创一直在寻求突破却也最难克服的“本体难关”。

写实或写意及其比重,是舞剧叙事首先要做出的关键选择之一,而如何选择和平衡,往往也决定着作品的诗性空间。在笔者看来,中国舞剧过多依赖写实叙事,导致舞蹈时常要以哑剧化表演承担舞蹈的“叙事之重”,这样一来,舞剧不仅以繁重的舞蹈肢体语言填满了观众的视野,也因对每个动作都赋予表意意图而扼杀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可能。如果直白的语义表达仅给观众提供所见即所得、看山即是山的信息,形成的便是浅显直给的“图解”。甚至有的舞剧以一屏文字说明对应一幕舞蹈演绎,让演出沦为简单无声的“看图说话”。换言之,当所有可能的想象空间充斥着写实表达,从有限向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便被切断,诗性自然无从谈起了。

文学经典的舞蹈化改编,其文本的“已知性”让舞剧可以充分自由地施展舞蹈表达。但改编经典是一把“双刃剑”——拥趸的热情以及作品内容了然于心的亲近感,也赋予了创作更高的审美期待。由此而言,该剧善于且努力运用有利之“刃”——利用基本剧情观众已有普遍认知的优势,着力写意表达,扬舞蹈抒情之长,深入表现人物的爱恨嗔痴、命运纠缠及其背后的生命隐喻。

幽暗的舞台中央,一座巨大的“跷跷板”静静矗立。侍萍独坐其上,随着灯光渐次亮起,繁漪、周萍、四风、周冲、鲁贵、鲁大海和周朴园依次落座。他们的无声角力,让天平在命运的砝码间摇摆——仅仅这开场一幕便极具象征意味,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以侍萍为“支点”、静中有动的人

物关系图谱,开启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想象空间。

诗性的本质是一种凝练的超越。舞蹈的诗性实现,考验着身体突破现实束缚、抵达精神彼岸的能力。简单的序篇画面,八位主要人物似乎被抽象成八个字符,原作中那些绵密的对话、细腻的情感被解码为身体的流转甚至呼吸的开合,当日常经验被提炼、蒸馏后呈现为生命或情感的本真状态,便打开了舞蹈通往无限的诗意空间。可以说,以这八个字符不断地变幻组合为灵魂,这部舞剧真的舞出了一首诗”。

舞蹈本体的探索与回归

不同于原作在传统古典戏剧基础上采取的层层递进的线性叙事,以侍萍为中心,舞剧将高潮前置。所有人物关系与矛盾在序幕中便如雷暴般倾泻而下,将那个注定走向毁灭的雨夜提前呈现。当人性的伪饰被彻底撕碎,侍萍在死亡阴影中的凝望,成为回溯往事的起点。通过《闹鬼》《喝药》《混战》《贵客》《春梦》《造孽》《郁热》《困兽》八个篇章的铺陈,舞剧以肢体语言重新诠释了这场宿命般的悲剧。最终,当侍萍蓦然回首,舞台回归寂静,留给观众的,是对生命的永恒叩问。

该剧在探索经典文学文本“身体转译”的尝试中,所追求的不是对原作的复刻或简化,而是借身体构造的再生文本实现深度再创造,努力揭示出文字之下更为原始的情感流动,从而以舞蹈的本体语言,开辟经典重释的新维度。

剧中,现代舞自由的身体互动,在看似无序的接触与碰撞、推拒与吸引中,潜藏着戏剧文本规约的秩序。这里有周萍与繁漪的双人舞展现道德重压下的崩溃;周萍与四凤的双人舞释放禁忌之爱的激情;周萍、繁漪和四风三人舞书写渴望拥有却注定失去的纠缠;侍萍沉静内敛的独舞诠释的克制与隐忍;周朴园体态威严的独舞具象化的专横和冷酷……以侍萍为情感风暴中心,八个人物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以及强烈的戏剧性,为剧中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群舞提供了顺理成章的起舞逻辑,为舞蹈本体创造提供了最大化的表现空间,让舞与剧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无论是序篇复调式群舞,还是所有章节中的多个舞段,都既可以是一段复杂情感羁绊中的位品悟,亦可以根本不必去对应人物,只基于对这一悲剧先在的认知,去感受和想象那样复杂的情感扭结。借此,该剧将情感诠释既赋予舞蹈演员的身体叙事,也交给观众去完成情感想象。有限的文本由此蔓延成无限的意蕴。

《雷雨》的文学基底、矛盾提炼、前置的高潮和写意表达,拓展了戏剧的可舞性,给舞蹈本体

的回归与展现创造了充分而宽广的施展空间,让舞蹈编创技法尽显,也让极致的肢体语汇的演绎合理化了。

对经典永恒性的渴望与抵近

曹禺曾说:“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及《尾声》。”如其所述,在曹禺这里,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强调的“心理距离”之于审美经验的重要作用,是借序幕和尾声帮助观众实现的。而舞剧《雷雨》却反向而行,切掉了原作序幕和尾声,用舞蹈本体的创造来追求经典的审美和思想的永恒价值。

若说着重写意表达和诗性探索有助舞台呈现通往意义的无限性,那么,该剧创新的“第九个人物”伊卡洛斯则通过审美距离的经验生成通达了精神的永恒性。希腊神话中这个被后世赋予多重象征意味的超现实元素被援用于剧中,成为目睹一切的“命运之眼”,这一意象创造以“他者”的审视视角,将对个体悲剧的聚焦引向对人类命运的普遍观照。

由此,如果说《雷雨》是一首诗,那么伊卡洛斯就是诗之眼,他让该剧在超越原作情节叙事及其指向的时代叙事中,达成了与当下的对接。从这一角度来看,伊卡洛斯不啻一个让舞剧从有限的故事走向无限哲思、让观众可以“入乎其内”亦可“出乎其外”的精神引领者。

虽然这一角色设定,在一些专家看来“稍显跳脱”,但其为全剧奠定的表现主义内核,恰恰凸显了作品“寓言式”的表达追求。比如,剧中仿佛命运旋涡的环形楼梯横截面、指向囚禁困顿人生的窗棂等舞台装置;比如,所有人物服装从最初沉闷和忧郁的“雷雨蓝”,逐渐变为体现每个角色性格和命运的“专属色”,进而变为喻指所有人“回归本真”的“裸粉色”;又如,舞台上黑白剪影映射出的似他们又非他们、似个体亦为众生的写意形象……如此,诸多舞美意象的设置和色彩美学的运用,彰显该剧渴望突破表象向深层表意的掘进,进而助力诗性的实现与通达永恒的意义探索。

大幕落下,以八个字符为核心挥洒出的生命咏叹和命运交响还在激荡,连同诸多意象共同生成的时代棱镜,映照出经典文本中蕴含的人性困境与永恒的人生命题。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在其故事的再演绎中延续并生发新的意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尾声那束刺眼的白光中,舞蹈家山翀饰演的侍萍的驻足凝望会让人感到比阅读文字更为直观、更具震撼、更有余味——那是舞蹈沉默的力量,也是诗魂朴素的张扬……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主任记者)

迪伦马特代表作《物理学家》复排上演

本报讯 在中瑞建交75周年,瑞士剧作家、小说家迪伦马特逝世35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复排的话剧《物理学家》日前在京上演。

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物理学家》,以三位天才物理学家被禁锢于精神病院的荒诞故事,探讨科学伦理与人性的问题,是迪伦马特最具现实批判色彩的代表作之一,曾于2008年被国家

话剧院搬上舞台。时隔17年,作为国家话剧院反法西斯题材及红色题材系列演出中的首部新作,由王剑男再度执导复排的《物理学家》,用荒诞戏剧的外壳,更加大胆地挑战黑色幽默,以“悬疑+喜剧”的方式解码故事,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反战主题,让经典扎根当代。

舞美设计方面,该剧以直径五米的三叶扇装

置作为核心意象并对应三位物理学家。演出中,装置依情境变速旋转,搭配高对比度的舞台配色、几何光影与金属构件等,营造出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空间。灯光设计则利用色彩等手段挖掘作品中的情绪逻辑,戏剧性地表现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视觉隐喻效果致敬原著、强化作品的当代主题。

(路斐斐)

